

《审判达尔文》

《审判达尔文》一书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詹腓力著。詹腓力曾任美国大法官华伦的助手，他的专长是分析明辨律师在辩论时所用的词藻和逻辑。当他读到进化论的文献时，马上发现里面充满逻辑上有问题的雄辩与遁辞。所以他以法官的身份，多次质问：“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进化论’是真实的？确凿的证据何在？”



图：达尔文的人从猿进化的理论只是一种假设。

他在本书中做了这样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迹象……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达尔文的黑匣子》则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黎海（Lehigh）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贝希，在1996年出版的。

贝希教授说，面对现代生物学所揭示出来的极为复杂的细胞结构，科学界似乎完全瘫痪了。无论在哈佛大学、国家卫生院或美国科学院、甚至在一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详细讲明，像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化系统是如何以达尔文的进化方式演变而来的。

贝希说，当细胞以如此复杂的结构组合在一起时，这绝不是偶然中能发生的。达尔文当年自己曾说过，“如果可以证明有任何复杂器官不可能通过无数、持续、微小的改变形成的话，我的理论将绝对失败。”可是现代分子生物学揭示，即使一个单细胞，其结构也极为复杂，犹如一个小型的大都市一

动改变光密度，调整色差等。这些复杂的机制连那些自认为熟识眼睛结构的人都惊叹不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说明眼睛的复杂结构不可能是通过进化，一点一点改变而形成的，因为眼睛精巧的结构，使得任何一个部分的缺失，都将导致整个眼睛功能的丧失。

贝希表示，如果你想在生物化学的文献中，找科学论文来解释生化系统，如何一步步渐渐进化而来，你会非常吃惊，因为一篇也没有。他还说，绝大多数生化科学家在日常研究中完全与进化论脱节。达尔文主义其实只是一种哲学理论基础而已。因此，进化论是研究生生命发展的真正障碍。

《考古学禁区》（Forbidden Archeology）一书，由考古学家克萊默和汤姆森（Michael A. Cremo & Richard Thompson）所著。书中列举了五百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背的事例，那是几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个个事例都足以否定进化论。

无独有偶，英国的葛瑞姆所著《上帝的指纹》一书，讲述的是考古学家经过大量实地考察的科学发现。作者踏遍中南美和埃及的古老土地，以一种全新而大胆的视角回溯人类文明史，以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气势提出了无数令人震惊的问题。该书译成十二种文字畅销全球。

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Michael Denton）则在其所著《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针对达尔文的推算性进化论，贝希用充份的有证据的科学实验予以推翻，贝希解释说，“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概念，意即一个由多个部份组成的系统，若缺少任何一部份，这系统就会失去原有功能，那么这系统就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

贝希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生物对他来说好比是黑匣子，他完全不明白生物在分子层面的精密组织，以为细胞非常简单，很容易从无生命的物质演化而来。但今天这个黑匣子已被打开，科学家已了解到多种生命功能的化学机制，其中所牵涉的生化过程极度复杂。

贝希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细胞中复杂的生化系统，他所举的第一个例证是人的眼睛在各种外界条件下的自我调整。实验证明，人眼睛的瞳孔有如照相机快门，无论在阳光照耀下或在黑夜里，都能让足量的光线进入眼球，水晶体表面能自



激光专家与祈祷者

物理学家道恩斯（Charles Townes）说过：“好的科学家信仰宗教并不少见。”他因为发明了激光与两位俄国科学家共享1964年的诺贝尔奖，显然是属于「好」科学家之列。道恩斯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他终生去教堂，是一个虔诚却不教条主义的信徒。他每天祈祷，「并把圣经作为历史的记载」。他认为「如果不硬抠字眼，圣经与现代科学并无强烈抵触。」

道恩斯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1939年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在贝尔实验室任职。贝尔实验室当时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将实验重点由科研转向应用工程。道恩斯被分派作开发军用雷达的项目。他提出他们选定的波长会被水蒸气吸收，从而使雷达在潮湿的太平洋战区失效。这项建议使他的上司很头疼。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美国早期军用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用很有限。道恩斯说：“这使我开始思考微波与分子的关系，这个领域在当时几乎还不存在。”

战争结束后，道恩斯借助失败雷达项目所用的仪器，开始研究微波光谱。最后他发现：激发分子比如氨可以产生能被严格控制的微波。随后，道恩斯和他贝尔实验室的同事甚瓦罗（Arthur Schawlow）将此原理运用于光而赢得了美国第一个激光专利。道恩斯说在这一历史性的发明中，上帝是他「力量的源泉」，帮助他战胜了自疑。后来道恩斯又钻研无线电及红外线天文学，并协助证实太空中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存在。1981年，他在奉劝里根总

统不要大量发射破坏力很强的MX导弹的组委会担任主席。道恩斯说每次开会前，他都要祈祷寻求指导。现在，道恩斯已经82岁高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誉退休教授，并继续指导天文学研究生。

道恩斯认为科学和信仰不是对立的。他说：“科学想探求宇宙的规律，而宗教想知道其意义。二者不可分离。”

「很多科学家觉得在科研领域没有必要讨论任何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信心十足地认为我们了解了宇宙中所有的机制动力。这种认识比所有指责信仰不合逻辑的论调更加不合逻辑。」

道恩斯相信科学和信仰要进入互相交叉的循环，因为科学家发现了一些似乎解释不了的问题，其中包括是什么引发了宇宙的生成，为什么在诸多可能的结果中，量子宇宙论偏向于导致稳定宇宙的环境。他认为：“物理学家正在碰壁，这似乎反映出自然规律中有高级生命在起作用。”「如果找不到对于诸如神经复杂化过程中的突跃因素等问题的解释，生物学家也在碰壁。」

道恩斯甚至用了并不时髦的名词「安排」。尽管二十世纪的主流思想认为生命和宇宙的存在不受神控制，道恩斯却认为：“我们对宇宙及进化生物学了解地越多，越感到如果没有某种高级安排，这些似乎都无法解释。”「对我来说，这启发了宗教信仰。」



神话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文 / 一竹

当古老的传说在无神的论调中越来越被曲解和遗忘的时候，灾难接二连三地来了。在这里，我不想细数我们究竟遭遇了多少灾祸，因为即使在祈盼中我们已经走过了二零零八，但我们并没有走过灾难。事实上，我们已经清楚：仅仅有美好的愿望，并不能为我们消灾解难；我们走过的只是时间而已，灾难是无法跨越的。

让我们静下心来，回顾一下曾被我们视为幻想与落后的神话传说吧：“红眼石狮”、“摩西十诫”，“诺亚方舟”。当我们感叹那些神奇离我们太远的时候，是否细想过，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神话都在告诉我们：当一个地区的人败坏，上天就将以一场灾难毁灭那里败坏的一切；而这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之前，神又会以某种人的形像及语言方式告诉人们，也许是神的慈悲，总想给人最

后的机会，启发人的善念，让善良的人，还相信神的人得救；然而听到警告的人，又总有信的，也有不信的，甚至嘲笑捉弄的；到最后，灾难如期而至，信与不信两重天。

神话在人的观念中，似乎离人太远，而“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古训，也渐渐被人淡忘。如今，在这多灾多难中，您是否想过，这些神话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今天，人已不相信神的存在，逆天叛道，肆意妄为，无恶不做，与那些传说中败坏的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天降罪于人，已不足为奇；那么，这些天灾人祸，也许正是神对恶者的淘汰。也许是这些灾难并没有那么大的毁灭力量，使有些人心存侥幸，竟不知这已是上天最后的等待与忍耐！因为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努力做一个好人，他们读懂了上天的警示，他们怀着一颗无私的善心，在苦口婆心的劝告每个人：大难将至，快逃离。想一想，这是不是神

的一再提醒呢？一个以真、善、忍为做人标准的人，一个无比珍视生命的人，怎么会拿生命开如此大的玩笑呢，那么，也许天机就在其中了。

你可以不信，因为总会有人固执到即使有神站在眼前也要说自己不相信的地步，那也是自己的选择。

我为何要举这几个神话为例，只是想提醒大家，所有的神话，古今中外，传递的这个共同的信息，那是神留给人的前车之鉴，是为了让今天的人来照一照自己。希望您能明白，其实神话离我们并不远，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如果您听懂了我的这些话，就不必在多灾多难中无助的祈求，因为这个生命的保险就在您自己的手中，您的未来就在您的一念之中：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远离灾祸命可保。记住法轮大法好，生命因此得福报。

切莫一念之差，悔之晚矣！



图：美国航天局（NASA）2005年2月20日公布了在非洲加蓬共和国（Gabon）发现的20亿年前运转的远古时期核反应堆图片。

二十亿年前的地下核反应堆

1972年6月，法国一家工厂从非洲加蓬共和国的奥克罗铀矿进口了一种铀矿石，他们吃惊地发现，这种铀矿石已经被人提炼用过了！因为普通矿石含铀量一般为0.72%，而奥克罗铀矿矿石的含铀量却不足0.3%，于是专家们纷纷

来到奥克罗，他们居然在矿区发现了一个地下核反应堆，经鉴定这个地下核反应堆属于20亿年前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结构非常合理，保存完整，运转时间曾长达50万年之久。